

0035菩提道次第略論20141012-a

主講法師：上良下因法師

2014淨律學佛院

《菩提道次第略論》

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而來聽聞此法，同時我們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

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六十面，最後一行。

我們這一段再講不持戒的過患。就是說學戒的方式分為四點：第一個呢，要先觀察學戒、持戒的功德；第二個呢，就是觀察不守戒的過患，透過這樣的觀察之後，來生起我們持戒的意樂。有意樂之後，接著再來談如何持戒。這樣的話，持戒的修行就會有力量。所以《廣論》的修行都是這樣的結構：第一個，意樂。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從正面觀察功德，從反面觀察不做的過患，意樂。第二個，加行。我怎麼做？我知道它很重要之後，我怎麼做？就是這樣的一個大結構。

我們看一百六十面最後一行的下面：

此愚癡惡人，豈能成密咒？此毀戒之人，何能生善趣？不得增上生，亦無勝安樂，何況佛所說，諸密豈能成？”應數思維不守護之過患。

“此愚癡惡人”指的就是說受戒之後又犯戒，甚至破戒的人，稱為“愚癡”的，也稱之為“惡人”。愚癡是因為他不明白因果而犯戒；惡人是指他犯戒的行為。這樣的話呢，他也不能夠成就密咒的功德。

不是像有的人認為他修圓頓法門的功德就能夠彌補一切，不是的。事實上，

基礎如果沒有的話，密咒的功德也談不上。比如說《大悲心陀羅尼經》，或者說是什麼咒語裡面，他說持咒的功德是很殊勝。但如果一個人他不持戒的話，持咒的功德也是不能夠成就的。所以並不是說持咒的功德很大，大到可以彌補因為不持戒的過失，其實不是的。

當然持咒的功德很大，透過這個強大的功德力他可以破除我們過去犯戒的過失。比如說你持《大悲咒》甚至連四重罪的罪都能滅。但是呢，你在持戒的當下，你必須要遮止你過去這種造惡業的行為，必須要持戒清淨。持戒清淨之後，再持《大悲咒》，這個咒語的力量才能夠真正地加持我們能夠滅除破戒的罪。不是說不持戒，然後再配合持咒，就能夠同時又能夠滅罪，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要瞭解清楚。

“此毀戒之人，何能生善趣？”所謂“生善趣”，就是說不能夠得到增上生。然後不得增上生的話，就沒有勝安樂，這二乘的安樂，“何況佛所說諸密，豈能成就”。所謂“勝安樂”就是一切三乘的功德都不能夠成就，何況佛陀所說的這種“密法”——當生成佛、迅速成就的法門，要成就那更談不上。因為不持戒連善趣都沒有，墮到惡道的話，三惡道，這個時候連三乘的證果都談不上，何況是修密法的功德。所以就是應當以這些開示，數數思維不守護戒的過患，不守護戒體的過患。

第三段，**現今若能守戒，利益極大。**

“現今”指的是末法時代，末法時代尤其守戒利益更大。

如《三摩地王經》雲：“于著白衣者，我所說學處，爾時諸比丘，亦無此學處。”

就像《三摩地王經》裡面所說的，佛陀說我對穿白衣（就是在家居士），所說的學處（就是指的是在家的五戒），佛陀說，我對白衣所說的五戒的學處，“爾時諸比丘”，“爾時”指的是末法時代，尤其是五濁惡世、末法時代。這個時候又是五濁惡世、又是末法的時代。諸比丘“亦無此學處”，就是說末法時代的比丘，連在家五戒的學處都沒有。意思就是什麼呢？末法時代的比丘很多人也是犯了戒，甚至破了戒。就像佛陀在《法滅盡經》等等經典裡面講到末法比丘的過患，這些。所以也就是末法時代，不要說在家人，出家眾五戒持得清淨都很困難，所以亦無此學處。“此”的話，指的是五戒，在家五戒的學處，這麼嚴重。

謂於近事所說五種學處，比丘亦難圓滿守護之時，若能勤修彼諸學處，其果尤大，故應勵力。

就是說對於“近事”，近事指的是在家眾（近事男、近事女，優婆塞、優婆夷）。對於在家眾所說的五戒的這五種學處，在末法時代，比丘也很難圓滿守護的時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比丘也很難守護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如果能夠精勤地修學乃至五戒，“彼諸學處”就是這個戒法，乃至五戒的學處，“其果尤大”。因為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這個時候功德更加得殊勝。因為在這種難行能行的時候，難行你還能夠行，所耗費的這種願力、心力就更加得強。更強的心力和願力他所成就的果報當然更殊勝，所以“故應努力”。我們這個時候要能夠持戒，功德更殊勝。

接著下一段：

此經中雲：“若經恒沙俱胝劫，以淨信供妙飲食、傘蓋幢幡及燈鬘，承事百億俱胝佛；若于正法極失壞，善逝聖教將滅時，晝夜能行一學處，此福較前

尤殊勝。”

一樣的道理，也是《三摩地王經》裡面說，假設我們在經過恒河沙俱胝劫，“恒河沙”它是一個天文數字的單位，像恒河沙這麼多；“俱胝”就是億，恒河沙億的這麼多劫，這麼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的時間，以這種淨信心來供養微妙的飲食，或者是微妙的傘蓋、幢幡、燈鬘等等的供具；同時時間是很長、心是又很虔誠，然後所供養的境界呢，又是百億的“俱胝佛”，百億億的佛，這麼多佛，這個福報當然很大了。

相對來說呢，如果在“正法極失壞”，也就是現在末法時代，到處一片狼藉，真的是一片狼藉。尤其各位要是去大陸看看，更是一片狼藉。“正法極為失壞，善逝聖教”，“善逝”就是佛陀，佛陀的聖教將要滅亡的時候，在這個時候，非常糟糕的情況的時候，我們在這個時候能夠“晝夜能行一學處”，乃至能夠一晝夜地，乃至就是晝夜不間斷地能夠行乃至一種學處，乃至一條戒，這個福，較前面的無量的時間、無量的供養的福報來比，更加得殊勝。

這個是佛陀的親口的宣說，也就是說我們不幸生長在這種末法時代，這個亂七八糟的時代。但是呢，我們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好好持守佛陀的戒法的話，在這個時候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這個時候，所得到的福德力是遠遠超過前面無量萬億的供養。

所以我們多去憶持這些經文的開示、佛陀的聖言量，來促成我們持戒的意樂。當然在《廣論》當中還說很多關於持戒的功德，各位要有興趣可以去看，選擇要句，然後記在心中。不斷地觀察持戒的功德、毀戒的過失，來增加我們學戒、持戒的這種意樂。

像我們學院也是很重視戒律，這個也是我們的福報。能夠在這個環境，就

像順水行舟，可以很輕鬆地持戒。但是有時候因為輕鬆可以得到戒，反而大家不重視，覺得好像都是一些教條東西，或者就是一些事相上的東西，反而不重視。但是你如果說去外面看看外面的環境，就會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福地、寶地。

同時去思維觀察持戒的功德，讓你在未來的學戒的路上，你就會有力量。學了之後，會去實踐。

第四段：如何修學的方式。

這個就是加行。前面三段是意樂，為什麼我們要持戒？知道之後呢，第四段就是告訴我們，怎麼樣才能夠持戒清淨？

如何修學之理分為六段：

第一段、教誡“斷除墮罪的四種對治”，

看這個文：

四種犯戒因中，“無知”之對治：應當聽聞、了知學處。

看到這裡。就是說我們會犯墮罪，會破重戒，有種種的原因。這個地方歸納出四種原因，第一個，無知。無知，就是對於戒的開遮持犯不瞭解。不瞭解，當然就談不上持戒，談不上。

就像我記得以前民國八十年的時候，我記得我在日月禪寺受三壇大戒。我在戒場當中，可以感受到我們那個時候的同屆的戒兄，大家都很有心想要學戒。因為畢竟都剛出家，而且戒場的氣氛，大家都很想學戒。但是呢，事實上出了戒壇之後，要能夠聽戒，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這個機會的。大部分人回去常住，東忙西忙，沒有這個機會，所以就談不上持戒。

所以要持戒第一個根本就要學戒，要學習。尤其是像各位受了沙彌十戒乃

至比丘戒，你看受了沙彌十戒有持戒門、威儀門，這都很多，你要是不學你怎麼知道呢？不能用我在社會上的經驗、我認為怎麼樣是對，那不行的。尤其比丘戒，二百五十條戒，就算學了一次、兩次，也都不夠。像我自己學了一次，我以前過去十幾年前，我自己還講過一次，但是還是很多的疏漏的地方。就是說要把它憶持在心中，還是不容易，所以是要學習。

所以你看佛陀講“五年學戒”，五年學戒包括理論上的學習、包括日常生活當中的實踐的學習，五年。五年學戒指的是受比丘大戒之後，五年的學戒。真的是因為緣起法甚深、甚深，你就要不斷地熏習。不然，無知而犯。要是受比丘戒來說，犯戒本身是一個罪。因為無知而犯，再罪加一品，另外來結一個無知犯的罪。就是說，我們一個出家眾應當學習的，但我們不學習，另外有它不學習的過失。這是第一個，無知。

所以我們剛剛才說，各位很慶倖來到這個環境。在外面的地方，就是說外面的一般道場，縱然現在講戒錄音很多，但是沒有那個環境。第一個沒有環境的話，就是說想要聽戒的這種心提不起來；或者你想認真學、想深入學，也沒有人指導。就算學了之後，想要實踐，也沒有環境讓他去實踐。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的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能做得了主。有時候他們講的佛寺怎麼怎麼的，我們聽著也是無奈，就是個無奈，也不能怎麼說。所以好好學戒，很重要，這是我們出家人的根本。

第二個：^二“放逸”之對治：應以正念不忘取捨所緣、行相；並以正知時時觀察三門，了知趣入若善若惡；

先看到這裡。第二個，放逸。叫：“知而放逸”，戒的開遮持犯都知道，但是內心正念太薄弱。比丘戒上面寫著：“戒羸”，羸弱的羸，戒體羸弱。因

為不守護，所以戒體羸弱而放逸。

對治當中分為幾個，第一個，正念。第二個，正知。跟修止觀一樣：正念、正知。

正念就是說什麼呢？“以正念不忘取捨所緣和行相”。“所緣”就是說你現在面對這個境界，你相對應的該持什麼戒？比如說面對男女的這個時候，就是不淫欲的戒；面對喝酒，就是不飲酒的戒；乃至過午了，面對食物，這個時候就不非時食的戒。這就是不忘取捨所緣，在所緣當中你要有所取捨，知道這個時候該持什麼戒。

還有行相，“行相”就是說持這條戒的開遮持犯。比如說我剛才講過午不食，這個時候面對過午了、面對食物了，種種食物，它的什麼是持戒、什麼是犯戒的行相，要很清楚。

這是第一個，正念。正憶念，就是說將你過去在課堂當中所學的戒法，在你心中正憶念，回憶起來。它不是個純理論，要讓我們正憶念。第一個，憶念你的戒體，還有你所受的戒法的內容。這是第一個，正念。

第二個呢，正知。就是說“時時觀察三門”。身、口、意三門，“了知趣入”是“若善”，還是“若惡”。趣入境界的時候，你要恒常觀察身口意。就是說你不止是說前面稍微提起正念就好了，你要不斷不斷地去作意。不斷不斷地作意，去提起正念。不斷不斷作意提起正念的時候，去觀察你現在所做的一切，身口意三業，跟你所學的理论相應不相應？是善，還是惡？就是說你現在相應的就是善，不相應的就是惡，要不斷不斷地用正知來觀察。

所以為什麼說“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你在持戒的時候能夠正念、正知，你的習慣養成的時候，你到後面修止觀，一樣養成正念、正知的習慣，它是個

等流習氣，正知。

所像我們現在各位都學了，如果比丘，正在學比丘戒；或者下個學期會正式地學比丘戒，最起碼你們都聽過《沙門律儀》了，《沙門律儀》當中有二十多門。像滿益大師的二十多門，每一門當中，你就應當去觀察。譬如說“事師”，面對師長的時候，哪一些是我們自己容易犯的，把它挑出來；然後“入眾”，在殿堂當中，哪些是容易犯的，把它挑出來。容易犯的挑出來之後，然後去不斷地檢查，正念、正知去檢查“我這個時候的身口意三業若善、若惡”；“威儀門”是未來各位受比丘戒的基礎，其實很多的內容是比丘戒的內容，只是說並沒有把戒法這個條目把它寫出來，事實上它的內容就是比丘戒。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受完沙彌律儀，你對於（十戒門，那就不用說了）十戒門之余的威儀門，你都能夠很謹慎地守護。真得把它當作一回事的時候，你這個等流習氣養成了，你以後受完比丘大戒的時候，你才有辦法真正地去守護那二百五十條戒。不然的話，就只是就像很多人一樣，就是為了貪圖一個比丘的名字，沒有實質的意義。

這是正念跟正知。

然後再來呢：

以己或法為依憑故，恥於造惡為慚；恐為他人所斥，心生羞恥為愧；

正念、正知算一個了。這是第二個，叫“慚愧”。在持戒當中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力量，就是慚愧。就是說我們不是聖人，不是“顏回不二過”，面對未來的比丘二百五十條戒，或者《沙門律儀》的十戒、威儀門，你說知道說永不再犯，沒有那麼高的根機，都會有犯。

這個時候呢，我們首先就是以己或者以法為依憑。“以法為依憑”容易瞭

解，就是說以戒法為憑據來判斷，這叫“以法為依憑”；“以己為依憑”就是說，你知道你自己是什麼身份，叫做“以己為依憑”。你知道你是沙彌、你是比丘，或者你是受五戒的人、你是受菩薩戒的人，乃至等等、等等，叫“以己為依憑”：知道你自己是什麼身份、該做什麼，什麼是該做、什麼是不該做。

以己，還有以法為依憑的原因，再來就是修慚愧。“慚”約著對自己來說，慚就是慚己。愧就是愧人，就是說恥於造惡。

比如說前面講以己為依憑，比如說：我是個比丘，但是我二百五十條戒，沒有辦法好好地持守、沒有辦法輕重等持。這個時候我要有慚恥心，覺得說我自己不足，有時候是個人的願力不足、有時候是環境的因素不足。不管什麼原因，沒做到，就是沒做到。不要給自己一大堆理由，說“我什麼什麼、我就是環境不許可，或者是末法時代”等等，說這些都不算理由。比如說我們本身不是專門弘揚戒律持戒的律師，我們不可能輕重等持，做不到。做不到輕重等持的時候，最起碼我們自己要有慚恥心，知道戒法自己真得是沒有做到，要對自己來說，要有慚恥心，叫恥於造惡而慚。

“愧”的話，就是愧人，“恐為他人所斥，心生羞恥”。就是說因為我犯戒、行為不清淨，這個時候可能會被其他的同參道友、師長們所呵責。因為，尤其一些比較特別明顯的這種戒法，為其他清淨的比丘所呵責。害怕被他人呵責，叫“愧”。或者他人的呵責之後，我們內心有這種羞愧心，這種羞恥的心就是愧。不要別人批評我們，無所謂。

修“慚”跟“愧”，這個也是持戒能夠持得清淨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因為你有慚愧心，所以你會覺得自己不足；因為你覺得不足，你就有願力想要把這個戒持得更清淨。慚愧，這是算第二個。

再來第三個：

畏懼惡行所生異熟，心生退怯。應如此修。

第三個就是重視因果。《小止觀》所說的“明信因果”，明白而切相信因果。就是說前面〈業果篇〉的學習之後，你真正地相信：你所造的惡行，將來會感生的必定是三惡道的異熟。絕對不會說，“我今天是個出家人，我也修了很多福報、我也護持常住，我未來，造惡的犯戒的行為，或許就不會讓我墮入三惡道”，不要有這樣僥倖的心態。

要真真正正地明白而且相信因果，然後對於“惡行所感生的異熟，心生退怯”害怕地獄、惡鬼、畜生的苦。就是說你要相信因果的話，縱然你持戒沒有辦法那麼清淨，但至少你將來還會不斷不斷地修正。如果對於自己所造的行為，認為說“我出家很久了”，或者就是說“我修了很多的福報、很多的功德了”，因此對自己所造的惡行所感召的果報不相信，或者不害怕，這個時候就真得是糟糕了。

所以在《廣論》裡面宗喀巴大師他引《彌勒獅子吼經》裡面一段開示，我先念原文好了：“慈氏，末世末劫後五百歲，有諸在家出家菩薩，出現于世。彼作是雲：悔除惡業能無餘盡，增上毀犯而不防護，我說彼等是作死業。”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呢？就是說末法時代“後五百歲”，就是末法時代假設一萬年，後面的五百年，那個時候會有在家人或者出家人菩薩，出現于世。這些修菩薩道的修行人他們會有個想法，什麼想法呢？“悔除惡業能無餘盡”。就是說：“我現在造了罪業，不怕，我事後再好好修懺就好了”。所以，他就是一邊修懺，同時一方面毫無慚愧地再造惡業。佛陀說，因此他們於“增上毀犯而不守護”。“增上毀犯”就是說他那種毀犯的心是很強的，而“不去守

護”它，反而想“我事後去懺悔，法門的力量很殊勝，就能夠完全滅盡這個罪。”這樣的心態而來造作的話，佛陀說：“我說彼等是作死”造作的作，死亡的死，作死業了。佛陀說：我說這些人在造作死亡的業。

就像什麼呢？一個人吃了毒藥，吃毒藥，吃進去就沒有辦法救。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造業的時候是無慚無愧，這個時候來造業的話，甚至對因果也是忽略的心態，認為“反正因果造了就造了，我事後懺悔就好了。”這麼輕慢的心的話，這樣佛陀說，是作死業，就很難悔過。

第三個，就是明信因果。

所以放逸的對治分為三大類：第一個，正念、正知；第二個，慚愧；第三個，明信因果。這個我們要一輩子放在心中，透過這三個來對治我們放逸的心。不要說“末法時代大家都這樣，我也這樣”，不要這樣想。也不要看人家到底有沒有做，就看你自己有沒有做就好了。你這樣的話，你這個戒就算你不能夠輕重等持，但至少也不會太離譜。如果沒有這三點的話，就會很離譜。

再看第三點：

≡ “不敬”之對治：應當恭敬大師、彼所制戒及同梵行。

“不敬”就是對戒法不恭敬。像有的參禪、修密、修圓頓法門的對戒法，認為在著相、葛藤、枝末、都是在事相上修。但這個時候的對治就“應該恭敬大師”。

為什麼呢？佛陀說：“經通五人，律為佛制”。經典裡面五種眾生，人天，乃至菩薩、聲聞等等的，他們說的話，只要符合第一義諦、佛陀印可，都可以放到經裡頭當作經的內容。但是“律為佛制”，這一切的聲聞戒法，乃至菩薩戒法，都是只有佛才能夠制定，對於能夠制定的佛陀要起恭敬的心。這個時候

因為你對佛陀極為恭敬，所以對於只有佛才能夠制的戒，才會極為恭敬。所以第一個，你要恭敬大師。

然後呢，同時你想，因為戒只有佛才能夠制，所以對於佛所親口制定的戒，也會產生恭敬心。第二個，“彼所制戒”。

第三個呢，“同梵行”。在學院的當中有的人能夠持戒清淨，就算有偶爾誤犯，也半月半月誦戒，能夠懺悔。不管你自己做得到、做不到，但對這種“同梵行”我們應當敬重。就是說至少對他護戒、持戒的這件事情我們應當要敬重。

這個是對不恭敬的對治。

什麼事情都是緣起，你對於同梵行也好，對於佛陀、對於戒法如果重視，未來你持戒清淨，就有希望。如果一開始的時候，一開始出家學了經論，然後呢，就是一種輕慢的心，覺得“我修行止觀的功德能夠超越一切”，或者“我念佛的功德能夠超越一切”，這種輕慢戒法的心，就像佛陀說，作死業，那就救不了了。

第四個呢：

四 “煩惱熾盛”之對治：應觀自心何煩惱盛，于彼勤修對治。

“煩惱熾盛”跟第二個“放逸”的差別。放逸，它不見得煩惱這麼盛，他就是一種很散漫的心，所以沒有特別去守護他的戒，這是可能是犯這個戒、犯那個戒，放逸。煩惱熾盛，他可能就有針對性，有的人貪煩惱重，貪財、色、名、食、睡，各各不同；有的口業重；有的身業重；有的意業重，各各不同。

那這個時候，第一個，你要觀察自心哪個煩惱特別得盛，要去觀察。我們修行人這個基本工夫，要觀察，要知道你哪個煩惱粗重。你要真得不知道，你就拜占察懺，利用寒暑假的時候拜占察懺，觀察十惡業哪個偏重。以後就著這

一點特別地勤修對治。這個對治包括拜懺、包括防護等等的，前面講的四力懺淨那些內容，對治。

好這是第一段，“如何修學之理”的當中第一段，教誡斷除墮罪的四種對治。這四種對治：對治無知、對治放逸、對治不敬、對治煩惱熾盛。

接著看第二段、結合過去的公案，說明縱使是輕微的制戒也不可放縱而為。

若不如此勵力修學，反念：“僅違越此，其罪輕微。”於佛制戒放縱而行，唯得痛苦。

相反的，如果不是這樣努力地對治自己的放逸，無知、放逸，或者無慚無愧、煩惱熾盛這些的，第三個不敬、第四個煩惱熾盛，如果不是這樣努力去對治這四種過患的話，反而想“僅僅違越此”，這個只是個小罪嘛，“其罪輕微”，他罪也是很輕微的。產生這樣的這種想法的話呢，與佛的制戒，“放縱而行”，對佛所制定的戒法放縱而行，這個時候只有得到痛苦。

你看佛陀在經典裡面講，比如說你今天在佛前佈施、供養一盞燈，功德這麼殊勝，然後呢，或者在佛前拜一拜佛，功德這麼樣得殊勝……但我們怎麼感覺到奇怪，我們好像出家很久，有的出家眾怎麼感覺到功德沒有很多，但是煩惱還確實不斷呢？

所以在經典裡面，就有佛弟子問佛陀這個問題：“為什麼我也是拜，佛陀您老人家說拜佛功德這麼大，拜下去的時候地底下每一顆沙是一千倍轉輪聖王的福報，從地面到金輪為止。為什麼我怎麼感覺不到呢？”或者一般人怎麼感覺不到有這麼大福報呢？事實上佛陀回答就是說，因為我們同時在造惡業。造惡業的力量、勢力也是很強大。造惡業的勢力很強大，所以把我們所造的很多的福業的力量給挫折掉了、給消滅掉了。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要認為說“我只是個小小的戒無所謂，這個罪很輕微”。你要知道其實我們很多很多的福報，拜佛的福報、點燈點香的福報，無量無邊的福報，功德很殊勝，同時在造罪業，罪業的力量也是很強大的。所以說東消西消，到最後七扣八扣剩下就不多了。所以就是這個道理，為什麼我們經典裡面講，拜佛、念佛福報這麼大，怎麼我們感覺不出來？就是因為很多的大大小的罪業把它折損掉了。所以放縱而行的話，就會得痛苦，到最後扣都不夠扣。

扣到最後不夠扣的時候，就只有罪業留下來了。

下一段：

《律分別》雲：“若于大悲大師教，念其輕微略違犯，由此定為苦所轉，如拆籬失芒果林。

先看到這裡。若于大悲的大師，就是佛陀，大慈大悲的佛陀的教誡的戒法，這個地方在《律分別》當中主要指的是戒法。“念其輕微略違犯”，所謂“念其輕微”就是說認為不是那麼重要；或認為時代不同，這個時代已經不合時宜了；或者認為修行當中修止觀最重要，那個止觀功德遠遠超過戒，所以戒不重要；或者是認為造罪之後，這個罪業我修行一樣能夠滅掉，這叫“念其輕微”。因為念其輕微而乃至“略略違犯”，有的時候在造罪的時候內心是無慚無愧，甚至是邪見。邪見就是說，包括“時代不同了，這個戒法可以省了”，叫邪見。無慚無愧或者邪見而造罪的話，乃至於略略違犯，由此決定為苦所轉。縱然小罪，但是內心的動機是一種殷重的煩惱的心而造的話，未來決定會受苦。

底下舉個譬喻就像什麼呢？“如拆籬失芒果林”。你那個芒果林本來用籬笆把它保護住，就不會被其它動物給吃掉。但是你把籬笆給拆了，裡面的芒果

林就保護不了。拆這個籬的話，指的是戒法。芒果，指的是比丘。就是說你把戒法去掉了，比丘的戒體也就沒了，也就很危險了。所以你要不持守戒法的話，戒體很快就失去了，這個同樣意思。

現今有于王嚴令，雖違越然未受罰；若非理違能仁教，如醫鉢龍墮畜生。

他說現在有的人對國王的嚴令，國家嚴格的法令，雖然違越，雖然有違犯的地方，然而有可能不受罰。法律不可能百分之百讓每個人都伏法，不可能的。還是有很多的人鑽漏洞，而不受法律的這種制裁，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若非理違能仁教”，“能仁”就是佛陀，就是說用以非理的行為來違背佛陀的戒法的話，教誡的戒法，結果絕對是逃不掉，因為因果絲毫不爽。

就像什麼呢？醫鉢羅龍墮畜生的例子一樣。過去不持戒，當然也是修福，不持戒修福，結果就變成龍王。因為他修福報，所以他就變成做王，但是因為不持戒，所以墮落三惡道，變成一條龍，因果是絲毫不爽的。這就是結合過去的公案，我們來觀察。

第三段、若被墮罪所染，應該迅速懺悔。

故應勵力莫為罪染；若有染犯，亦勿置之不理，應勵力修如佛所說墮、惡還淨之理。

所以應當努力“莫為罪染”，這是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應當要在沒有犯戒時，就要儘量保護好我們的戒體，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假設沒有因為放逸，或者因為煩惱的原因，有犯戒的話呢，如染汙犯，就是染汙心來犯戒的話，也不要置之不理。像各位要學過《在家備覽》，裡面講到性戒，還有遮罪，性罪跟遮罪的懺悔。如果是性罪該怎麼懺？那麼如果遮罪，這個制教戒該怎麼懺？就是要去如理如法地操作，不要置之不理。應

當努力修，修什麼呢？如佛陀所說的“墮”，還有“惡”，“墮”就是墮罪了，根本的墮罪；“惡”就是惡作，就是突吉羅的小罪。不管重的墮罪或者輕的惡作，還淨的方法都應當努力地如佛陀的開示去修。

第三段講到懺悔，要事懺跟理懺。事懺有對首懺、作法懺、取相懺，這些的。這個是懺悔的部分。

第四段、大部分的戒不只出家修密法者須守，連在家修密法者也必須持守。

就是說聲聞的別解脫律儀，其實有很多在家修密的要持守。修密的要持守，更不要說其他的修方便法門的，更是要持守，這個意思。

若具別解脫律儀者，應以此理守護，修密法者亦然。

具別解脫律儀，就是沙彌、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這些的出家眾，具別解脫律儀的話，應當以前面所說的這些道理來守護。“修密法者”的話，“亦然”，就是修密法者，包括在家、出家，都是一樣。

底下接著解釋：

《妙臂請問經》雲：“佛我所說別解脫，淨戒調伏盡無餘，在家咒師除外相、諸儀軌外余應學。”

《妙臂請問經》裡面，“佛”，也就是佛陀。他說：我所說的別解脫的戒法——聲聞戒法，別解脫戒法，別解脫的淨戒，然後“調伏盡無餘”，它們能夠無餘地調伏我們的煩惱，“調伏盡無餘”。這些別解脫的戒法，它能夠無餘調伏我們的煩惱，所以“在家咒師”，“在家咒師”指的是在家的修密法的人，或稱為“瑜伽士”，除了“外相”，“外相”指的就是說剃髮染衣，就是說不必要要具足出家人的這種剃頭、穿袈裟，剃髮、染衣的外相，除了這個之外，還有“諸儀軌”，諸儀軌就是說像出家眾的戒法特別有的，比如說羯磨，誦戒

羯摩這些的，或者是什麼重罪羯摩、出罪羯摩這些的特別的羯摩，或者出家眾的一些特別戒之外，“余應學”。

就像《沙彌律儀》裡面所講的一樣，我剛剛講這裡邊很多實際上是比丘戒的內容。很多是比丘戒的內容，只是說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所以《沙彌律儀》的內容，事實上就是說一個即使修密法的在家瑜伽士也是要學的。

所以以前我們在蓮因寺參加齋戒學會的時候，我師父都發《沙彌律儀》給我們看，我們那時候還是大學生，也沒有人說大家想出家，但老人家還是發《沙彌律儀》給我們看。為什麼呢？因為這都是佛弟子或者是說一個修行人在四威儀當中應當持守的威儀。如果說你今天學佛，真得想求解脫道的話，這都是基本的威儀。這個基本的威儀，你修任何法門都是一樣的，修大小、顯密，任何法門都是一樣的。除了出家相，還有這些特殊的儀軌之外，這種威儀門的內容其實在家眾都要學。所以有的人說威儀門在家居士不要看，事實上講如果他本身重視戒法的人，還是可以讓他學的，他不是拿威儀門來評論出家人，不是這種習氣的人，他是真正想要來以戒法來調伏自心的人，在家眾還是可以讓他學威儀門。

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聽打：普隨

校對：普信 普靈

201712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